

康德的对象理论国内外研究综述

□沈晓武 [合肥学院 合肥 230022]

[摘要] 关于康德的国内外研究著作浩如烟海,如果要作一综述可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以康德的理论中的某一点为抓手来综述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康德的对象理论可以说是康德哲学大厦的基石,理解其哲学的关键应从这一点出发,并厘清对象在康德方面的确切要义。

[关键词] 对象; 先验对象; 统觉; 统一

[中图分类号] B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0)04-0050-04

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象”概念历来是争议的焦点,并引起广泛关注。一方面,“对象”涵义多样,有时指显象,如“这些对象作为显象遵照我们的表象方式,那么,矛盾就取消了”^{[1]18};有时指现象,如“知性在把一个对象于某种关系中仅仅称为现象”^{[1]242};有时指先验对象,如“因而其对象不再能够被我们直观,故而可以被称为非经验性的对象,亦即先验对象=X”^{[1]147};有时指物自体,如“一般说来,在空间中被直观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事物自身,空间也不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形式,相反,对象自身根本不为我们所知”等等^{[1]64}。另一方面,在旧译本中,比如蓝公武译本中并没有把“对象”与客体区别地翻译出来,而在英语中,“对象”和客体由于使用的都是同一个单词(object),所以在翻译时均使用“对象”这个词来表达,比如,斯密就没有把“对象”与客体区分出来(尽管意识到了),从而导致我们在参考英语资料时理解“对象”与客体的区别有了一定难度,所以要想区别“对象”与客体必须回溯到康德原著中去找寻,而这给还不具备很强的德语阅读能力的读者理解“对象”与客体有别的涵义无形中设置了很多障碍。然而令我们高兴的是,在李秋零老师的译本中就明确地把“对象”与客体区分开来了,可尽管被明确地区分开来,但由于康德对概念的使用混乱,所以有时“对象”与客体意义混杂交错,凡此种种,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了极大困难。康蒲·斯密指出,康德的“对象”是用在其最广泛而又极不确定的意义上的^[2],凯吉尔霍华德也指出康德的“对象”概念是极其微妙的^[3]。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涉及到“对象”的章

节主要是“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与“先验辩证论”(对对象的上帝等涵义本文暂不作研究),本文对《纯粹理性批判》中别的部分所涉及的“对象”概念则不作过多研究。在“先验感性论”中,“对象”涉及到显象、物自体;在“先验分析论”中,“对象”不仅涉及到显象、物自体,还涉及到现象、先验对象和客体等,在该部分中,除了注意区别“对象”相关涵义之外,主要侧重于阐述“对象”在两版先验演绎中的形成和先天条件。在第一版先验演绎中,主要是确定知识有其可能所需要的种种主观条件,也即要确定知识发生的诸过程^[2],所以是从主观方面来说明的,通过分析现有经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杂多表象,二是“对象”的概念),找到并发现其先天根据,既然是对经验的分析,这个经验只能是“对象”的经验。康德以三重综合分析发现,经验的先天根据是先验统觉,经验统一于先验统觉,而“对象”也是通过统觉的先天综合统一而成,所以知识与“对象”最终统一于先验统觉。而在第二版先验演绎中,康德处理的是先验的概念,即先验则必然发生于纯粹理性,而怎样还能对“对象”(经验对象)有其效力呢?“范畴”是关于一个一般而言的“对象”的概念,其作为先天概念的客观有效性的依据是,唯有通过它们,经验(就思维的形式而言)才是可能的,因而“范畴”就以必然的方式先天地与经验的“对象”发生关系(实际上也证明了唯有通过它们,“对象”(经验对象)才是可能的)。直观中的杂多表象都是“我”的表象,而把杂多表象带到统觉之下所凭借的知性行动是“范畴”的功能,认识就在于被给予的表象与一个客体

[收稿日期] 2009-11-12

[作者简介] 沈晓武(1977-)男,哲学博士,合肥学院教师。

的确定关系,这种确定关系就是通过“范畴”把被给予的表象与“对象”(客体)联结起来,即“范畴”是二者的中介。客体(即认识对象)是在客体的概念中一个被给予的直观杂多并被结合起来的東西。相比于“对象”的认识,“对象”的形成更为重要,只有先形成“对象”才能进一步认识“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所在。客观演绎首先说明知性范畴是知识的先天条件,而后说明知性范畴也是“对象”的先天条件,通过后者才能真正说明范畴的客观有效性,至此才能完整说明范畴的客观有效性。我们可以说知识与“对象”“统一”于范畴,范畴是先验统觉所必须具备的,所以从根本上说知识与“对象”统一于先验统觉。但问题在于知识与“对象”都是经验的,而先验统觉是先验的,经验的知识或“对象”怎么可能统一于先验的统觉呢?这就是康德的两版演绎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困难所在。

关于康德的“对象”,近年国内有一些研究论文相继发表,如魏敦友在2000年发表的《康德哲学的对象理论及其内在矛盾》,从现象学的原始生成性理论来诠释康德,把康德的“对象”理论看成是一个能动的建构过程,揭示出自我建构过程中所蕴涵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现象与本体的内在根据问题(原文如此),即先验自我和先验“对象”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其把本体看作现象,把现象看作本体。谢友倩在2002年发表的《康德与胡塞尔的对象理论》通过分析康德的主观演绎,揭示构造“对象”的主体的综合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体现在三重综合上,是先验统觉的先验综合能力,同时与胡塞尔的“对象”构造理论作一比较,认为胡塞尔的描述现象学与康德的主观演绎是类似的,是静态的构造过程,而发生现象学是动态构造“对象”的过程,也是对康德的有益补充,把先验主体对“对象”的构造放到时间的现实化条件中,从先验主体的自身构造、生活世界的构造开始,完成对“对象”的实践现实化的真正“改造”。张志伟在2005年6月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本体概念》和叶秀山2007年1月发表的《哲学须得向科学学习》都具体探讨了康德的“对象”概念的意义与作用,强调康德的“对象”与知识统一的认识论意义。张志伟认为,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巨大贡献就是区分了外在“对象”与内在“对象”,外在的“对象”指的是物自体,内在的“对象”指的是经验“对象”,其哲学“哥白尼式的革命”把事物分成了两方面,一方面是事物的显象,另一方面是物自体。我们所能认识的就是显象,物自体不可知,“康德以这种方

式来克服近代认识论的困境,这一困境是一方面承认心外有物,另一方面主张心中有观念且只有观念,因而我们永远无法证明我们的知识是否与“对象”符合一致。现在,康德以不可知论的代价‘拯救’了知识,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认识范围之内考察和证明知识与“对象”的一致性”^[4]。叶秀山认为,知识与“对象”的结合统一问题就是通过将感性的直观与理性的概念都各自划为两种:一是依赖经验的,二是先天的,二者都统一于存在之中,所以知识与“对象”也就是统一于存在之中的。还有许多别的论文,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康德的“对象”,但都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张廷国的《康德:先验演绎.主观演绎.客观演绎》和张继选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先验演绎解读》。另外,国内关于康德研究的专著,如郑昕的《康德学述》、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学》、韩水法的《康德的物自体学说研究》、张志伟的《康德的道德世界观》、黄裕生的《真理与自由》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到康德的“对象”概念的具体意义和作用,其中,郑昕从真理与“对象”的关系阐述了“对象”与知识的互倚关系;齐良骥提出了“对象”与客体的区分(但并没有作出具体说明);黄裕生从“我思”与范畴演绎的关系出发,探索了客体如何可能的问题等等。

国外有关康德的研究,我所看到的有赛巴斯蒂安·加德的《康德和纯粹理性批判》、培尔·凯勒的《康德和自意识的目的》、罗伯特·斯特思的《康德和对象结构》、J.N芬德雷的《康德和先验对象——现象学研究》、亨利·艾利森的《康德的先验理念:解释与辩驳》、马丁·海德格尔的《知性的统一——关于康德问题的研究》等。罗伯特·斯特思从多元主义与整体主义出发^[5],认为康德的“对象”理论是对他们的束模型理论的改造。多元主义认为,作为整体的“对象”是由各种独立的元素组成的,是由众多的属性、简单理念、感觉数据或者直观组合而成的东西,而整体主义认为,尽管“对象”是可以分析成不同的方面,但是“对象”是由三种模型构成的,这就是基体模型、束模型和实体模型。Stern结合多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对象”理论和统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康德的综合理论是倾向于支持“对象”的束模型理论的,“对象”的统一是来自于主观的统一,康德的“对象”模型基本上保持了多元主义的特征,“对象”统一的元素是可以还原到众多基本的不相联系的单个元素的,而组成“对象”的元素又是“我”的表象,是与“我思”紧密相连的,先验自我的体现就是那些“我”的表象,即真实的表象,具有整

体主义的意义,所以康德结合了二者(多元主义和整体主义)观点处理了“对象”的结构问题,以质、量和关系范畴为基础,阐述了综合与“对象”的关系、综合与主体的统一关系以及对黑格尔关于“对象”内部结构揭示的影响。而黑格尔认为,任何统一的“对象”必定是物质世界的例子,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概念的现实主义的解释。同时,黑格尔解除了来自于康德的先验主观的综合活动的“对象”的统一,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解释,“对象”不需要我们组织或统一起来,因为,作为物质世界的例子,“对象”不再被看作能被还原到要求综合的细小的杂多上。因此,康德与黑格尔的区分能够被追溯到物质对象的形而上学的结构的不同概念上^[5]。可见,黑格尔是对康德的退步。赛巴斯蒂·加德依据康德在1872年给赫茨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在长期的形而上学的研究中,我和其他人一样忽视了这种东西^[12]。但实际上这种东西构成了揭示这整个秘密的钥匙”^[6-7]这一点,(康德注意到这个秘密就是表象与“对象”的关系是依靠什么建立起来的问题),对康德的表象与“对象”的关系以及在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进行了逐一研究。在先验感性论中主要探讨“对象”的感性条件对时空的依赖性;在先验分析论中,探讨“对象”的概念条件和“对象”与概念的关系及揭示先验“对象”和先验逻辑的重要性等,这相当于介绍性的文献。培尔·凯勒则是以康德在B版的序言中提到的判断的解释问题,即以直观判断(不需要范畴的参与)和经验判断(需要范畴的参与)的区分为出发点^[8],来说明判断的客观有效性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直观判断仅仅是与单个人的主观经验有关,经验判断则对每个人是必然可能的(运用范畴判断),判断是建立在康德所谓的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之上的,也就是说表象的统一,这些表象是属于自我意识的,一个判断应该是表达“对象”和“对象”的联系,同时,知识的单位是判断,所以知识与“对象”是统一于自我意识的。而赫尔伯特·斯科尔则以范畴与概念的区分为前提,探讨对象的概念是如何可能的问题^[9],范畴与概念的区别就是:范畴是能应用于“对象”(现实或可能对象)的,能应用于对象的范畴就是图型化的范畴,不能应用于对象的范畴就是未被图型化的范畴,认为康德的“对象”理论是沿袭了历史上的多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理论思想。赫费则是针对后现代思潮和怀疑论,批评一些研究者固守康德前批判的经验主义^[10],在身心问题上围绕笛卡尔的二元论转,提出了“对象”在康德先验演绎中的真正目的。

紧紧以康德的“对象”概念为抓手,深入分析

其两版演绎,希望能对我们深入理解康德哲学体系有所裨益,并能深入领悟其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扭转了西方传统的认识方式,不是知识符合“对象”,而是使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纯粹理性批判》以“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为总问题,考察了知识如何可能。作者既是怀着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也是想进一步弄清康德意义上的“对象”在康德方面的确切意义和所要解决的难题,并理清“对象”的几种意义及使用范围。康德意义上的“对象”意义在其文中已是固定了的,我们无法挖掘出更多的内涵,只是想尝试从一种更加宏观的视角来达到对康德意义上的“对象”的理解、把握和综合。

第二,分析康德在两版先验演绎中所介绍的知识的主观条件(主要是第一版先验演绎)和“对象”的先天条件(主要是第二版先验演绎),探究知识与“对象”统一的奥妙。对“对象”的认识就是确定表象(杂多表象和对象概念)与客体的关系,客体是在其概念中一个直观的杂多表象被结合起来的東西,而“对象”的认识(知识)和“对象”(客体)的形成都需要综合,综合是知性的自发性的行动,最终源于先验统觉。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客观演绎中,考察的就是纯粹知性概念(范畴)如何与“对象”发生作用,即范畴运用于经验“对象”的合法性问题。范畴的客观性就在于使“对象”获得了一种统一性。对象与自我意识发生关系是通过范畴起作用的,这个“对象”是由想像力综合杂多表象而成的,也叫形象的综合。认识一个“对象”首先要有“对象”的形成,“对象”的形成更为根本,“对象”认识与“对象”形成最终是先验统觉的先验综合的结果。“对象”与知识就是统一于先验统觉之中,这是康德论证的主要的意图,也是先验演绎目的之所在。

第三,康德哲学作为显学,如今对康德的研究经久不衰。然而,国内对康德的研究依然缺乏系统和基础的研究。本文从康德哲学中选取一个很小的概念进行探讨,力求能从某一个方面对康德哲学能有所理解与深化,并能厘清一些基本概念,以期对康德的研究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 [1]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
- [2] 康蒲·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M].卓民,

泽.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 CAYGILL H. A Kant dictionary[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6.

[4] 张志伟.“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本体概念[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5):63-64.

[5] ROBERT S. Kant and the Structure of Object [M]. London: Routledge, 1990:19.

[6] CARDER S. Kant and the Critique Pure Reas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9:19.

[7] 李秋零.康德书信百封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33.

[8] KELLER P. Kant and the Demands of Self-consciousnes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45-50.

[9] HUBERT S. The Unity of Understanding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7.

[10] 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M].伊倩,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2.

A Review on Domestic and A board Research of Kant's Theory of Object

SHEN Xiao-wu

(Hefei College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vast numbers of writings on Kant in domestic and aboard. It is impossible to summarize all the point,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o focus on some point. The Kant's Theory of Object is a foundation in the mansions of Kant's philosophy. You should put your hands to Kant's Theory of Object, and understand the exact meaning of it.

Key words object; 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unity

编辑 戴鲜宁

(上接第14页)

A Review on Research of The Bi-direction Flowing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 Dual Influence of Rural Economy

ZHANG Ou-xiang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TONG Di-zhou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3 China)

Abstract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is the other rural flow-out factor of production, which exerts the predominant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capital and land. But this process accompanies sporadic returning of labor force all the time. This tendency becomes more outstanding because of the policy of supporting agriculture and the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What effects have been caused by this kind of bi-direction migration? How to stengthen its positive influence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aff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and answers above questions. Based on this review,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existing literatures, 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and the major issues of further studying in future.

Key words rural labor force; bi-direction flowing; dual impact; literature review

编辑 戴鲜宁